

荀子箋釋

六

□ 13
3006
6



荀子卷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

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爭、則亂。亂則窮。

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

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

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

孰知大禮

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

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

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
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
苟怠惰

儒、讀爲儒、言苟以怠惰爲安
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

危也。○儉儒非十二子篇作儉儒。苟情說之爲樂若

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

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二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

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
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

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種類君

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其所以奉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懷司馬貞云：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言始穀梁傳有此語。○得，大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或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略。司馬貞曰：略，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倣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略耳。○史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記集解本道及作面及。

宐大者巨，宐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天子有七廟。有國者，事五世。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十，當為七。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有立宗廟。持其手而世。祭法所謂適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食，謂農工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饗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味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享廟也。用謂酌嘉善謝氏。

獻也。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月祭也。齊讀爲濟，至齒也。謂尸舉
貴本而親用也。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
也用謂可用食也。案大戴禮齊作濟，史記齊下，有先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禮齊，謂脩飾。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
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言雖備
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
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二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
也。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醺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醺，盡也。謂祭祀畢
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
禮成，不當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

春加于所，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
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
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
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
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醺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
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案古廢發音同，通用。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
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
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雖幾之美，素車之
乘，麻統，緇麻爲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
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
幘，司馬貞曰：幘，音稠，謂車蓋素帷。三年之喪，哭之不
示質也。○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三年之喪，哭之不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

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屬，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屬擊也。即所謂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搏拊，球搏拊，球，韋昭曰：古文，屬為擊，或曰：屬當為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說：拊，鬲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惡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屬，讀為夏也。○不文，大戴禮亦似本作不反，文疑誤。此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

故至備。情文俱盡。

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也。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也。威儀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

復情以歸大一也。

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

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

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

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

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

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

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本末相順，司

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大一，禮之終始相應。貞曰：馬

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貞曰：馬

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鴻殺委曲之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僻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譽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

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下在禮之。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類爲行。禮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節。以多少爲異。之用也。所以隆殺爲要。禮或厚或薄。其所以別上下也。所以隆殺爲要。禮或厚或薄。其所以別上下也。嘉善謝氏

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主百拜禮之隆盛也。文過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無也。
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無也。
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
裏而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中
清如水之故君下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
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步
驟也。騁厲為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疾驚
也。作騁厲言雖馳騁不出於人有是士君子也
外是氏也。是猶此也。氏民於是其焉。方皇周挾曲
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仿徨猶徘徊也。挾讀

周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
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
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
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
廣也。弘。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

皆合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
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

隆親乎。臧己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厚不敬文謂之瘠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三其厚三丈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而紼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上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襲襲文

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此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綦綦鄭康成云縵襲棺之牆飾也襲以木爲筐衣以布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襲柳之材鄭云必先纓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黻大列三列素錦綉加帷荒纁組六齊五采五貝黼黻二列畫襲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使生死終始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作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國謂同在朝之

人也。脩土之進脩者謂上土也。一鄉謂一鄉內之
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
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
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
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人記士陳衣
千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殯道死人
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殯之今昏殯如掩道路之死
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
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
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
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
至辱之道奉君父也

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結縵聽息之時則夫
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此結讀爲注。注縵即屬縵也。言
反以爲難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
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
卒矣。然後作具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
三日而成服。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
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
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
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嘉善謝氏

信勿之有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也。月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土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喪禮變而飾。謂殯斂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久而平。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

如平則哀。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翫。翫。余與翫同。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翫。

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久。而平。所以優生也。有已復生者。謂送死。懼敬不成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此成行義之美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凶也。則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寃治。

治。治。妖美也。姚姚。其立麤衰也。不至於寃。

弃立廢衰以爲居喪之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傷生是禮之
中流也隘窮也攝猶威也之怯故情貌之變足以別
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
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
有爲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爲故
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
也說讀爲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顏色歌謠譏笑
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譏與傲

也說文云譏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爲啼管子曰豕
人立而譏占字通用號胡刀反○案春秋繁露執贄
篇羊祿之不譏淮南精神訓病芻豢稻粱酒醴飭
疵瘠者踉蹌而譏並以譏爲啼芻豢稻粱酒醴飭
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
者菽藿喪卑統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總菅屨是吉凶
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
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
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資與齋同卽齊衰也
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
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纓
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
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注鄧總布
今儀禮疏房樛須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
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

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兩情者。人生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棺塗廬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之情。心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非順孰脩爲之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故曰性者本始脩治也。爲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

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并治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鬻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鬻皆爲括。一貝左中亦如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含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或爲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爲栗。濡溼也。式與多不備禮也。注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名之。惟以梳爲批耳。古批作比。漢荀子禮論篇

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充耳而設瑱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云瑱充耳飯以生稻哈以槁骨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說反生術矣槁枯也槁無鉤帶矣鉤與指同扱也紳大帶也指紳謂扱於帶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設掩面儼曰髻而不斂也○正文說字疑當作設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繫幘讀如繁繁與還義同髻而不笄謂但髻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髻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後世略也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公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于重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銘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薦器則冠有釜而毋緹薦器謂陳明器也釜冠捲如兜釜也緹韜器之冠也有兜釜也士冠禮緹緹廣終幅長六尺謂明也釜之言蒙也有兜釜也士冠禮緹緹廣終幅長六尺謂明虛而不實喪禮陳器三醢醢人器鬼器虛二體酒皆有幕蓋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器曾子曰既夕既曰明器而文實之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既曰明器而作庶有尊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內則皆有不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內謂有其外形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笙等具而不和琴瑟張邊無勝也味當作沫沫饋也嘉善謝氏

曰畫髮二皆載紱鄭云以五采羽注於髮首也萬讀
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纓讀爲
柳葦字誤爲纓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
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屏隱也謂隱奧
之處也或曰菲讀爲屏戶扇也幬讀
爲帳尉讀爲尉爵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須以象
椁茨番闕也鄭云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
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椁打
也茨蓋屋也慢茨猶墜茨也慢莫干反番讀爲藩藩
籬也闕謂門戶壅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
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慢茨藩闕也○舊本注
引士喪禮多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
脫誤今補正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
敬藏其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
狀以爲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

以敬傳其名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
於後世也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列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
而附死謂之感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殺生而送
死謂之賊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
始莫不稱宐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
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
適不是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
爲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
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曰久愈遲互
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

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
痛之極不可堪月而已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
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甚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
也章表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
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
獸則失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
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
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同旋飛翔小者是燕
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
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故有血氣

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
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將由夫
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
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
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
除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
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
也皆然則何以分之於三年矣半曰至親以期斷決也
服之正雖至親是也
皆期而除也
於期之義也
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謂萬物
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
乃三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
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
言使其恩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
為開。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開。廁其上也。取象於天下
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
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
○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故
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

成忠孝。鄭云言三年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之喪。喪禮之最盛也。
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
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
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
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
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
之。食音。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
謂制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乳母飲食之
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

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社稷唯祭一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降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天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慍詭也。慍而慍不能無時至焉。皆謂變具感動之貌。慍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優也。郭云鳴也。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慍音革。慍音邑。優音愛。○慍宋本作悵案爾雅作悵陸德明釋文作悵烏合反。今從元刻作悵。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慍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情者惆然不嘽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也。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嘽嘉善謝氏

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故先王案
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曰祭者志
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祀文謂祭故曰祭者志
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
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
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
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故鍾鼓
管磬琴瑟竿笙韶夏護武汭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
以為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
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鍾鼓
韶夏之屬節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汭桓皆周頌篇
名簡未詳象周武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
王伐紂之樂也

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
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
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所以
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
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
師旅刑法以爲文飾○案方言七諄憎所疾卜筮視
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疾卜筮視
曰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
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
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
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
壽萬年勿替引之如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
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揄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揄于醢振祭齊之是
嘉善謝氏

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啜。母利舉爵。當云無舉利。實即
齊之。如神之親嘗然也。尸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
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
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
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
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
亾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見鬼神有類乎無
形影者。然而足以
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

○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
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
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
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
○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
作認。乃諛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然向本作認。
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使其曲直繁省。
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繁省。史記同。使夫
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禮記作繁瘠。同。使夫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
非之奈何。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
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
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
文者也。○禮記作節奏合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
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
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
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
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

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
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記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
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
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禮記是
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
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
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
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其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

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鉞。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

心動以于威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元刻周旋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作隨還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

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勉元刻作免古通用

聲樂之象鼓大麗

○宋本麗作天麗鐘統寶磬廉

制竽笙簫和箎簫發猛填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箎簫似星辰日月靴祝拊鞀控揭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日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訕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誨誨乎○元

刻無意字。諱說文作諱云語諱諱也。直离切。元刻正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

孔子曰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至于門

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兩皆字

元刻作自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

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

降。殺之義辨矣。○元刻而字下有工入升歌三終主

降字與禮記同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

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

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

於沃者焉。○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

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

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

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

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

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

一曲而闡於大理是一曲一端之曲說
是時各蔽於異端

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

治則復經二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

正道兩疑謂
蔽者爲是

不知一於正道而疑
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今諸侯

或亂

○宋本或皆作
感元刻治作理

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

莫

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

迨近
妬迷

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
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

同

卷十一 解蔽篇

一

民誘之好辯則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倚其所
私以觀異術雅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
○案傷觀元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治謂正
治並馳而自是其所習不輟雖或作離與豈不蔽於一曲而
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
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
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德道之人有賢亂國之
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亂國之
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其非
數為蔽數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
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帶於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
一隅故皆為蔽也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
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
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末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
末喜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喜姓國也以紂蔽於姐已飛
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姐已紂妃飛
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
蘇賈侍中云有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
用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
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墟桀死於亭

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濤縣當是誤以濤為鬲傳寫又誤為亭濤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赤旆身不先知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

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

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曰視備色耳聽

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

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

福也逸詩也爾雅鸛鳳其雌鳳秋秋猶踟踟謂舞也

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

臣之畏也盡不善者也罪不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

畏矣宋王從之○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

氏淫辭篇亦載此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讀

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

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

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

唐鞅所逐奔齊也○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

解蔽篇

三

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輜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驪。又內儲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則非唐鞅所逐殺宋君。而奪其政。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公殺之。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正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翼扶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彊字與上下韻。勉之彊之。

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賢。然後其福長。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也。彊。直亮反。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上下勤力。使庶孽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使宋子以貴賤等情。欲寡而不知欲多。但任其所欲。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說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君無賢。不可為治。而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韓昭侯相也。權執待才。智。然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法。馭下而不知實。蔽於虛。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蔽於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謂若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但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
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由用謂之道盡利矣
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利矣
爲欲與仁義同使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
下之道盡於使意也噉口簞反○盡利矣盡利則天
刻今從宋木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
也術由執謂之道盡便矣則便安也從執而去智由
數也由執謂之道盡便矣則便安也從執而去智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
復治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
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
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曲知之
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一隅猶昧況
大道故以爲足而飾之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
乎

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
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
及先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謂作春
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績舊習也故德與
言其所用不滯於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
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
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
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
中而縣衡揣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理何
謂衡曰道道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
可道而可非道爲心可知道則不以道人孰欲得恣而

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其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自守
者合意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
知合於道人其各求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
人亂之本也必有如賢害善○宋本作與不可道之
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夫何以知問何
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
知道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
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
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
懲多去惡○正文非字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故治
疑衍注似曲為之說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
曰

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心未嘗不
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
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謂同時兼知兩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人生而有知知而有
志志也者臧也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已所臧害
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
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
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
輻湊而至盡可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也臥寢
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慮故心未嘗不動
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

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
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元刻疏觀萬物而知
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經緯天地而
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
為理材或恢恢廣廣孰知其極宰宰廣廣孰知其德為
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
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
昏瞶廣大貌涓涓沸貌紛紛雜亂貌涓心者形之君
音官又音貫正文上夫字宋本無
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
使體不為百體所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

者皆由心使之然故曰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
所以為形之君也
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也
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故曰心容其擇也無
尤安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
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
不精所以貴夫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則
虛壹而靜也
或○元刻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
作精注同
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
於周之列位也○注卷耳卷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
本依廣雅改作泉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為訓耳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得之
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故曰
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
兼知也○枝有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
不知身盡其故則美○故事則身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
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
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有
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
以道故可精於物者也○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精於
物者以物物注謂能各物其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精於
於道者兼物物注謂能兼治各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

贊稽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道但委任賢而已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安戒懼之謂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危微之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即膚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理宋本作元刻。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道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箸亦然也。十九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

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其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春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杜，與上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曾子曰：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人視庭中可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正文矣字，元刻作乎，思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般，空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

之曰般，般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餘耳。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患。好，喜也。清靜思其妙，耳日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則可謂微矣。此已下，答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而此已下，答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惡臥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其寢臥而燂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燂，灼也。惡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燂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

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
則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
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一
雖在空石之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混跡清謂虛白
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
危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故仁者
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
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
謂全無違理疆制之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
也樂此治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審明吾慮不清

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
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
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澮也踰與跬同半步俯而出
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門也厭目而視者
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啁啁執亂
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啁啁喧聲也
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
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
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瞽

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疑決以疑決。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岩山。餌朮。能致其爲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明月而風雨者。也。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叩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叩與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正文比至其家。凡人之有鬼也。必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

也。必以此時。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定其有鬼也。此時。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謂以有爲無也。有無。謂以無爲有也。而己以正事故傷於溼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爲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藏。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其盡其年。壽疑或爲疑。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

若一貫習也。決周也。子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
叶反或當爲接
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
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
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
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制倫物理也
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所以爲至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
其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爲君子
子有道德之稱也。君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

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
是則謂之賊。持勇於非以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
孰其也察其非以分爲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
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辯利非以
言是則謂之詘。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傳
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以爲非者而察之謂
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
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爲隆正者而若夫非分是非
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
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

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
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
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
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
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宋傳曰析辭而
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
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為之無益於成也
亂名改作者也
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
復憂戚亦不
能近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智
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
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

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
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
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
所繫滯也。邑憐木詳或曰邑與悒同悒悒也憐讀為
吝惜也。言弁無益之事更無悒悒快吝
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
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
為敗明君無此事也

明君日月之照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
為明以隱為闇

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故君人者周則
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

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
也狐狸而蒼言

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諂君言
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

○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朗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江戶曾根繩卿校字

